

悲情的过程
能否指引完美的结局

悲情 love 姐弟恋

秦岭 著



悲情姐弟恋

The Sad Sister-brother-love

秦岭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情姐弟恋/秦岭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17-2337-0

I. 悲…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5952号

悲情姐弟恋

作者/秦岭

总策划/周艺文

图书主编/简以宁

责任编辑/李庭军 王佳欢

装帧设计/郭乐登

文字统筹/蔡亚林 苏钢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址/ <http://www.bfwy.com>

邮编/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8

字数/250千

版次/2008年9月第1版

印次/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书号/ISBN 978-7-5317-2337-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801361

Contents

目录

一	Pashmina	001
二	付账	005
三	高领	009
四	接机	012
五	同居	016
六	母子	020
七	探访	024
八	泪水	028
九	分手	031
十	同学	035
十一	惊魂	039
十二	离婚	043
十三	流言	047
十四	美美	051
十五	看法	055
十六	翻脸	059
十七	相亲	063
十八	孙氏	067
十九	暧昧	071
二十	小芸	075
二十一	挽留	079

Contents

目录

二十二	奇闻	083
二十三	生命	087
二十四	郊游	091
二十五	会晤	095
二十六	戒指	099
二十七	情敌	103
二十八	爱心	107
二十九	异域	111
三十	守岁	116
三十一	失踪	120
三十二	当年	125
三十三	求婚	130
三十四	噩耗	134
三十五	如宾	139
三十六	山夜	144
三十七	重逢	148
三十八	暑热	153
三十九	夜谈	157
四十	失眠	162
四十一	真相	166
四十二	复合	170
四十三	琐事	175

四十四	情妇	180
四十五	再婚	185
四十六	交易	190
四十七	未来	194
四十八	再晤	199
四十九	突袭	204
五十	孩子	209
五十一	交底	214
五十二	失恋	219
五十三	争吵	224
五十四	放生	229
五十五	和解	234
五十六	羞辱	239
五十七	放手	244
五十八	父子	249
五十九	谅解	254
六十	支票	259
六十一	双喜	264
六十二	I Love You	269
六十三	胜利	274

一 Pashmina

夏宜第一次跟梁浩然见面的时候，她三十二岁，他二十四岁。当时她开着车去四季宾馆接他，打电话到他房间里，告诉他她车子的颜色及牌照的末位号码。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当她看到一个稚气的高大男孩拉开前面的车门坐进来，还是大吃一惊。

她疑惑地问：“你是沈浪？”

他们相识于网上，在同一个BBS灌水。当时他刚读完古龙的《武林外传》，把自己的ID改成书中的男主角“沈浪”。那个时候夏宜刚刚加入这个BBS，正为自己的ID发愁，看到这个“沈浪”，不由一乐，顺手就给自己起名“朱七七”。

于是“朱七七”引起了“沈浪”的注意。慢慢地他发现这个女人很有才情，写得一手美丽的散文和诗歌，言语犀利，思维方式似乎跟别人不一样，经常能引起争论。他们那个BBS由于女多男少，所以大部分的女人都对男人比较谦让，但是女人和女人之间吵起来往往针锋相对，不留情面。可是这位“朱七七”偏偏对男ID冷嘲热讽，于是“沈浪”有时候故意发表些跟她观点相反的过激言论，引得她跟他较劲。

他们的交情是打出来的交情。此番“沈浪”学成归国，特地从英伦绕路美洲反方向走，最后一站是温哥华，就约“朱七七”见面。“朱七七”自告奋勇做他的导游，故而有刚才一幕发生。

她知道他比她们BBS里面的女人都小，可是没想到会小到这种程度，有些疑问也是正常的。

梁浩然悠闲地回答：“是啊。有问题么？”

夏宜半天才回过神来问：“你满十六岁了么？”[注]

梁浩然嘿嘿一声回答：“这个问题比较暧昧，好像有所企图。”接着他反问，“你满二十六岁了么？你可不像过三十的女人！”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夏宜咬咬牙，发动车子，嗖地一声冲向大路，汇入车流。

她带他在温哥华大大小小的景点逛，吃海鲜，未几混熟，梁浩然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告诉她，说起来他们居然还是老乡。

悲情姐弟恋



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北方人居多，几年下来，夏宜的普通话口音已经南腔北调。如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凭空就添了三分亲切，用家乡话聊起来。他问她的名字。她笑说：“你还是叫我七七吧，我的名字不是太好称呼的。”

也不算撒谎。阿宜，听起来就跟阿姨一模一样——他年纪这么小，这么叫她她不免心惊肉跳。但是她却不再叫他沈浪，只叫他阿浩。

梁浩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说：“也好。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完看着她暧昧地笑。

她装作不懂，不做声。后来吃饭的时候，只是多点了几款点心，令人打包，跟他一起回旅馆的房间，随手从车后箱拿出一个稍大的背包。

背包里是洗漱用品和换洗内衣裤。当她穿着旅馆的浴衣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发现梁浩然的一张巧嘴突然哑了似的，浑身的肌肉绷紧了，紧张得有些发抖。

她嫣然一笑，红扑扑的脸居然使他想起“回眸一笑百媚生”这个名句。她把壁橱里的另一件浴衣扔给他：“嘴巴不老了吗？你平时不是反应很快、挺能说的吗？还不快去？”

梁浩然狼狈地冲进卫生间，又兴奋又紧张，在里面磨磨蹭蹭，直到夏宜等得不耐烦，去敲门：“怎么回事？你在里面过年吗？”

等他出来，她走近他，一边踮起脚来吻他，一边用手拉开他浴衣的带子，然后一掀，就把浴衣整个脱下来滑到地上，接着就抚摸他。

他抱着她倒在床上。她在他耳边低语：“你不会没有经验？”

他老实地回答：“是。”

她笑笑：“没关系，我来教你，你会喜欢的。”

她成了他的老师。她教他如何寻找女人的兴奋点，开发女人的高潮。他头一次领教了女人高潮的时候叫床的疯狂样子以及疯狂过后的样子。

疯狂过后，两个人都像洗了桑拿一样。梁浩然起身去卫生间收拾残局，顺便冲了个澡，回来看到夏宜一动不动地侧身躺在另一张床上，被子只盖了一半，肩膀胳膊都露在外面。

他过去拉开被子躺在旁边，从后面抱住她，问：“怎么换到这边来了？”

她闭着眼睛回答：“那边床单湿了，睡着不舒服。”

“累了？”他又问。

“嗯。”

过了一会儿，她问：“阿浩，打算在温哥华待几天？”

梁浩然说：“连上启程的那天，三天。明天你有没有时间？上午去逛逛景点，下午陪

我去购物——我要给家里人买些东西，可以吗？”

夏宜说：“好。明天早上我来接你去唐人街吃早茶。”

梁浩然惊讶地问：“你不打算在这里过夜？”

夏宜笑了笑，说：“不行。我的 Roommate（室友），我老公认识的。万一他打电话过来查岗怎么办？”

梁浩然不说话，却松开了双手。夏宜转过身去，用双臂拥住他，哄他说：“生气了？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这么容易生气。好了好了，明早我早点来，开心点，唔？”

过了一会儿，她起床穿衣，仔细地检查自己的物品，一件一件收好。他要起床送她，被她按住：“你休息吧，我自己下去。还有，等下肚子饿，别忘了冰箱里有打包的点心。”

第二天她果然早早地过来。他见到她就问：“昨天有没有被查岗？”

她照例是招牌微笑：“前脚进门，后脚就一个电话。”

“那么今天早上你就不怕被查岗？”

“昨天我跟他说了，一个老同学来这边开会，我要带着出去玩。”

“你就不怕他对出来？”

“呵呵，他哪里有这工夫？再说我老同学前两天是来过，我不怕对的。他们哪里会对这么具体的日子？”

他还要再说什么，夏宜打断他说：“小朋友，问题太多了！要学会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知道么？快起床，我带你去喝早茶。”

他闷闷不乐。她装作看不见，只是死拉活拖，把他拖起来。

买东西的时候，他们进了一家印度人开的店，里面一条一条的绣花披肩美丽异常。店主热情地介绍：“这些绣花的是羊毛的，这些素色的是 Pashmina。这可是纯正的 Pashmina，你摸摸这手感多软多柔，一点也没有痒的感觉。”

梁浩然疑惑地问：“什么是 Pashmina？”

店主说：“克什米尔地区的野山羊肚子上的毛织成的披肩，才叫 Pashmina。”

梁浩然问：“是羊绒吗？”

店主说：“不是。羊绒是家养山羊身上的毛，毛来自全身。Pashmina 是野山羊肚皮部分的毛。Pashmina 比羊绒还要细，还要软。”

夏宜恍然地对梁浩然用中文说：“是藏羚羊肚子上的毛。这种猎杀是非法的。据说现在藏羚羊已经濒临绝迹。我觉得你还是买羊毛的吧，至少羊毛用不着杀了羊再取毛。”

一条 Pashmina 几乎要三百多加币，是羊毛披肩的两倍。

悲情姐弟恋



梁浩然先是挑了几条羊毛绣花的披肩，又去看那 Pashmina，用手摸了半天，问夏宜：“你说什么颜色好看？”

夏宜见他好像执意要买的样子，只得说：“这怎么说？要看你送谁。个人有个人喜欢的颜色。如果是送年纪大点的人，我觉得大红色好，老人戴着精神；如果送年轻的，比如你女朋友什么的，素净淡雅点好——当然还要看她喜欢什么颜色，有些什么颜色的衣服。米白色，烟灰色，黑色什么的比较安全，基本上什么都好配。”

印度人店主也热诚推荐：“你看这大红多正？很多中国人都买大红色，还说那叫中国红。”

梁浩然的眼睛快速扫过那大红色，又快速地避开。他最后挑了一条黑色的。夏宜帮他跟店主讲价。因为他们买得多，居然给砍掉两成。店主一边帮他们包礼盒，一边告诉他们，如果对颜色不满意，一周内可以来调换。

梁浩然掏出信用卡来刷，用中文对夏宜说：“其实你不必帮我讲价，这都是我老爸的钱——说穿了就是用老爸的钱买礼物送给老爸。”

夏宜奇怪地问：“你老爸的钱难道就不是你家的钱？将来不还是你的钱？你那条 Pashmina 是送你老妈还是送你女朋友？”

梁浩然说：“我老妈早就不在了，这些披肩是买回去送给继母和我姨妈姑妈的。”

夏宜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怜惜之情，低声说：“对不起。”

梁浩然依然笑笑：“老早以前的事了，你别在意。”

又逛了几家店，把礼物买齐他们就去吃饭，然后回旅馆。这次他们熟门熟路，做爱做得如鱼得水。他晓得去捉弄她，挑逗她，把她弄得只管如鲤鱼跳龙门，却就是不进去。最后她几乎是哀求他说：“阿浩，求你了，求你进来吧。我不行了。”

他得意地笑，问她：“那你以后还敢不敢在论坛上跟我吵架了？”

她说：“不敢了。”

于是他长驱直入，她松了一口气，尖叫改成了长长的呻吟。

【注】在西方国家，与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是犯罪，故夏宜有此一问。

二 付账

他依然自己起身去卫生间冲洗，她依然换张床闭目养神。他回来躺在她身边，抱住她问：“七七，坐满移民监后打算不打算回国？”

她说：“还没想好。我现在已经毕业，正在找工作——也许想终老异乡了也说不定。你呢？你回国做什么？帮你老爸做生意？”

他们之前在MSN上聊过很长时间，对彼此的经历有大致地了解。他在思想上比同龄的男孩深刻，在处世上比同龄的男孩要成熟。这也是她看到他这么小而感到惊讶的根本原因。

梁浩然说：“最终要帮他肯定是肯定的。只是他的意思是，先让我在外面给人家打工，做个两三年，积累点工作经验再回去帮他。你为什么不想回国呢？你跟你老公这么分着，算怎么回事？我记得你以前说你有个儿子，你要是老待在国外，你儿子怎么办？接过来吗？你当初为什么不自己带儿子？”

儿子是夏宜心中永远的痛。他生下来就被丈夫带回国，交给婆婆带，现在不知道还不认她这个妈。

她闷闷地说：“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好吗？”

梁浩然没有理会，只是接下去说：“你不能老回避这个问题。你跟你老公，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勇敢面对比较好。你这样一味回避，连带着你儿子也夹在中间，你们母子这么隔绝下去，你儿子将来会怨恨你的，他会觉得他的母亲抛弃了他——”

还没等他说完，夏宜甩开他的手，坐起来喊：“你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教训我？你知道什么啊你？”她一边浑身颤抖着穿衣服，一边不住地说：“我怀孕七个月，发现我老公在外面有了女人。所有的人，我妈妈，我姐姐，都叫我忍，要我装作不知道。好，我忍。否则怎么办？我怀孕八个月跟老公到温哥华登陆，发现他们还在继续联络，好，我还忍。可是，忍字心头一把刀，那么容易么？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抑郁了，后悔当初要了这个孩子，等我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可能得了产后抑郁症，有可能会杀了老公再杀孩子然后再自杀——你倒说说，换了你你会怎么做？换了你你会怎么

悲情姐弟恋



做?!”

她满屋子乱转，去卫生间收拾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塞进包里，拉开门冲了出去。

梁浩然给她骇呆了，这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等他反应过来穿上衣服追出去，夏宜早就不见了踪影。

他恍然记起，当年“朱七七”出现在他们的BBS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就是“我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地留下来”。

她选择了“留下来”，却没有选择“勇敢”。

他回房给她打电话，手机只有留言功能。想必她在开车。她说过，开车的时候她不接电话。她的电话从来不许别人代听。她说，有留言功能，谁真有急事，会留言的——她是个很爱自己，很会保护自己的女人。

后来很晚的时候，他终于拨通了她的手机，涩涩地开口：“我妈妈当年跟你差不多的情形。我爸爸回来逼她离婚，逼到后来，她可能觉得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就割腕自杀了。你不知道，那天我放学回来，看到血从卧室流到客厅，一屋子的血腥气——”他顿了顿，接着说：“那年我十四岁，心中就是那种感觉，那种被最亲爱的人抛弃的感觉——她一了百了，解脱了，可是我呢？她把我抛给了我憎恨的父亲，仇视的继母——”

她那边没有声音。

他接着道歉：“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不该对你乱说话。”

顿时就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她长叹一声说：“算了，是我反应过激。”

他小心翼翼地问：“你明天还来送我吗？要是你不来，我就要跟旅馆预约出租车。”

夏宜沉默半天才说：“我自然会去送你。”

梁浩然松了口气。此后，不论是面对面还是在MSN上，都很少再跟她提她的老公和儿子。

第二天，她很早就到了旅馆，他还没睡醒，朦朦胧胧地爬起来开门，一把把她扯进去，就脱她的衣服。她一碰到他就开始呻吟，倒把他的瞌睡虫给冲跑了，他笑着问：“有这么夸张吗？你这是真叫还是假叫？”

她好像把昨天的不快全部忘掉了，哧哧地笑着回答：“当然是真的，好像对你特别来电呢。”

这话让他很开心，做得格外卖力。也许自此一别，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再这么面对面地见面，那么就让今天的记忆终生难忘也好。

人的一生中，总有若干个片段存于记忆深处，永不褪色。

她来的时候带着咖啡点心，他们就坐在窗边的围椅里边吃边聊。梁浩然问：“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夏宜笑笑：“如果你来温哥华，只要你愿意，自然还会见面。”

梁浩然问：“那如果你回中国，会不会见我？”

她又笑笑，眼皮垂下来看着咖啡杯，半天才说：“也许。”

此时她刚洗过澡，素面朝天，眼圈的一片青色居然是天然的，可见昨晚一夜未曾睡好。

她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不像北方女人，要么平淡得极端，要么美艳得极端。她细眉细眼，五官小巧玲珑精致，只能算“眉清目秀”。虽然生过孩子，但是因为一未哺乳，二未操劳，三又保养得当，身材依然玲珑有致，皮肤依然富有弹性而光滑，穿衣得体，看上去也就二十六七的样子。梁浩然第一次见她就问她有没有超过二十六，也不能完全算是恭维。

他是新一代的独生子女，自幼营养丰富，运动充足，长得高大魁梧，浓眉大眼，五官轮廓突出，在中国男人当中，应该算是有款有型的。夏宜心中连叫可惜，若是他再大几岁，若是他住在温哥华，或许他们可以交往的时间长一点。

在中国，他跟她在同一个城市，虽然她不能肯定这一辈子是不是还要回去定居，但是短期探访还是要的，毕竟她的父母，她的姐姐都在那里。

她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候机楼门口跟他作别。他在她脸颊亲了一下：“保持联络。”小男生就是小男生，比中年人更懂得点浪漫情怀。那一刻她心底泛起一圈涟漪，荡开来，就有些池塘春草的融融暖意。

她把车开走，刚到家，还没下车，就接到他从机场打过来的电话，说：“我有一件礼物给你放在后座，收据也在一起，如果你不喜欢那个颜色，可以拿到商店去调换。”

夏宜回身看，果然有一只礼盒静静地躺在后座。她下了车，打开后门，把礼盒拿出来打开，倒吸一口凉气——正是那条黑色的 Pashmina，他买的唯一一条 Pashmina。

接着他说：“我昨天最担心的就是你今天一生气不来送机，我这礼物都没机会交给你。现在好了——我要入关了，你保重。”

夏宜转身又上车，一口气跑到那家印度店，把那条披肩换成浅粉红的。店主还记得她，问：“上次那个跟你一起来的男人是你丈夫吗？他可真大方。”

老外看中国人永远看不准真实年龄。她尴尬地笑笑，心想如果早知道这东西是买给她的，不如直接告诉他她喜欢粉红。

这样又过了一年。这一年中，夏宜找了份工作，就是她所学的会计，薪水糊口略略有余。

悲情姐弟恋



但是她没有告诉她的丈夫蔡剑宏，只是说自己在做实习，没有薪水。蔡剑宏也没催着她回国，她也没想着要回去。这样上班，交男友，日子过得也不算坏。她的男友大体一段时间内固定，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都预先讲好不涉及感情。

她从来不带男人回家，也不在外面过夜。晚上大把的时间用来上网，在BBS灌水，或者用MSN聊天。免不了碰到梁浩然，互相问候一声，知道他在上海的一家外资公司做，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薪水虽然不低，可也不算高，基本属于月光族。

他说：“房子是老爸买的，白住。如果要自己租房的话，可能还不够花。”

他开的车也是老爸的钱买的。夏宜问他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他说：“泡吧，请女孩子吃饭，哪一样不要钱？要是上街购物，可能还要给她们买单。”

夏宜笑起来，打过去一句话：“周瑜打黄盖。”

梁浩然回复：“七七，你是唯一一个没要求我给你付账的。”

夏宜给他一个大笑脸：“我有自知之明罢了——我不是女孩子，我是老女人。如果我再年轻十多岁，肯定什么东西都让你买单。”

梁浩然回复：“别这么说自己。”

是的。当年她跟蔡剑宏谈恋爱，吃饭，唱歌，打网球，甚至吃冰激凌，都是蔡剑宏买单——因为他带她去的地方，她想买也买不起。她的同学林晓苏教导她：“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要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钱。男人才精明呢，他对你没意思会请你吃饭？时间也好，金钱也好，那都是投资，以后是要回报的。”

事实证明林晓苏说的是至理名言。所以，夏宜从来不相信男女之间有什么纯洁的友谊。

男人如果没有企图，他们甚至不愿意跟你花时间搞暧昧。暧昧一向是女人玩的，是没有胆子的女人玩的。夏宜在BBS里看到不少感情寂寞的女人陶醉于其中。

三 高领

如果不是后来姐姐的一个电话，夏宜这种平静写意的生活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姐姐夏冰那天打电话过来，气急败坏地说：“阿宜，蔡剑宏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跟那女人搞出了孩子，还给她买了一套房子，差不多把他们的关系半公开化了！这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吧？”

夏宜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血往上冲，半天才问：“你说半公开化，是什么意思？”

夏冰说：“他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女人。他们小范围聚会的时候他会带上这个女人。”

这太过分了。她曾经半真半假地跟蔡剑宏说过，她的底线就是第一别公开，第二别搞出孩子。

那边夏冰还在喋喋不休：“你知道那房子多少钱？一百多万！那个女人聪明啊，生个孩子就挣一百多万！”

夏宜冷静地问：“你有证据么？”

夏冰说：“当然有！我找私家侦探拍了很多照片，还找到了房产过户的原始文件。”

于是夏宜秘密回到中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关。当她拖着一只小小的行李箱走出来，就看见梁浩然在外面引颈张望，看见她赶紧挥挥手。一年未见，他没怎么大变，只是神情间的稚气少了一点。

他从她手里接过行李箱，带她去停车场。车子是一辆半旧的银灰色丰田。夏宜看见就笑：“你小子学会低调了？我觉得你个性很张扬的。”

梁浩然憨憨一笑：“现在我不是打工仔一个吗？要是我开的车比我主管的还好，那不是找死吗？老头子说等我回家就送我一辆宝马。”接着又问，“这次回来要住多久？你家人朋友呢？一个也不来接你？”

夏宜说：“住多久还真说不定，我把温哥华那边的工作辞了，房子托给朋友了。我姐明天跟律师一起过来——要是我家人来接我，我还麻烦你来接机？”

梁浩然好奇地问：“做什么呢？怎么搞得跟演间谍电影一样？为什么不回家呢？住上



海？就这么一直住酒店？你去哪个酒店？”

夏宜从包里找出一张纸条递给他。梁浩然看了看，忽然笑：“离我公司倒不远。”说着发动汽车。

夏宜说：“我这次回来做彻底了结，要跟我老公离婚。因为怕他转移财产，所以才搞得这么隐秘。等律师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我就可以公开露面了。”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你以为你老公是三岁儿童？你不是说你那 ROOMMATE 你老公认识吗？你这么个大活人凭空失踪，他会不知道，他会不怀疑？”

夏宜嘿嘿笑了一声说：“我一个朋友，要跟一群人开车到东部，穿山去阿尔伯特塔玩，我把我的车借给她，唯一的条件是让她帮我圆个谎，在 ROOMMATE 面前讲我跟她们一起去——出发的那天，他们故意在我家集合，我跟他们一起出发，他们把我送到机场。”

说话间到了旅馆，梁浩然摇摇头，帮她去拿行李。夏宜直接去总台办理登记入住手续。

夏宜一进房间就给她姐姐挂电话，两个人絮絮叨叨聊了半个钟头才收线。一开始梁浩然还老老实实在旁边坐着听，后来忍不住，就把手伸进夏宜的恤衫，解开身后的胸衣搭扣，在她小巧丰盈的乳房上抚摸揉捏。夏宜推他推不开，被他搅得不得安宁，声音都差点变调。夏冰还以为她长途飞机有些疲劳，时差还没倒过来，就体贴地率先收线，让她好好休息，有话见面再谈。

夏宜把话筒放回去，回身刚想说他两句，不料嘴却被温热柔软的舌头堵住，整个人被压在床头小小的空间里，身体几乎呈九十度弯曲着，被卡在床头柜和梁浩然之间，几乎动弹不得。梁浩然一边不住地吻着她，一边把她的恤衫内衣往上推，往上推，夏宜无法，只得把手臂上举，让他顺势把衣服全部脱下来。他把唇慢慢转移，自嘴至耳，再到颈下，重重吸，轻轻咬，最后就落到那尖尖耸起的乳头上。

夏宜闷哼一声，内心深处埋藏的记忆向外喷涌。那是她刚生下儿子的时候，她给他喂奶。他含着她的乳头，拼命吸拼命吸，吸得夏宜都感觉到了疼痛，却一滴奶水也吸不出来，饿得哇哇大哭。夏宜又着急，又惶惑，又有些厌烦——最后他们不得不给他人工哺乳。

蔡剑宏那时候在家里熬了多少蹄髈汤、鱼汤，喝到她肚里，如同石沉大海，一点作用都没有。最后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什么叫中看不中用——你说你这宝贝也不算小，怎么就不产奶呢？”

一句话说得她泪如雨下。她知道，这个时候，不管他煮什么样的汤，对她来讲，都是毒药，只会回奶，不会发奶。

看见她流泪，蔡剑宏慌了，连忙说：“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好了好了，没奶就没

奶吧，我们吃奶粉好不好？那么多小孩子，不都吃奶粉长大的？不也长得好好的？”

如今她感到浑身似电流击过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些疼痛，恰似当年儿子吸奶吸不出来的感觉。她闭着眼睛任他吸吮，身体弯曲的角度不舒适也忍着。可是当他顺着身体向下的时候她推开他，说：“你让我去洗洗，十多个小时的飞机，浑身都是汗。”

夏宜很惊异于他们在床上的默契与合拍。即便是生活在一起五六年的夫妇，也不见得有这样的鱼水和谐，而他们在一起才做了几次？看来他就算是没把性当作事业来用心研究，起码也是作为业余爱好花了一番工夫。他们两个，一个高大一个娇小，一个有些黝黑，一个白皙细腻，拼力纠缠着，直到最后双双到了巅峰。

疲劳加时差，夏宜很快地进入梦乡。临睡前梁浩然说：“我出去一下，等会儿来接你去吃晚饭。”

到底年轻，体力充沛。

一觉睡到晚上八点，被饿醒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看见梁浩然坐在桌前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就在他们常去的BBS，跟那几个人聊得不亦乐乎。看见她醒了，连忙跟里面的人道别，关了电脑，问：“你想吃什么菜？”

夏宜想了半天，脑子还是不太清醒，就说：“来上海自然听你的。”

梁浩然说：“那你总有个倾向吧？口味重点还是轻点，辣的还是清淡的？”

夏宜想了想，说：“你还别说，我现在特别想吃笋片面。”

梁浩然就带她去吃面。夏宜换了身衣服，又找出条丝巾围在脖子上遮掩吻痕。到大堂的时候，她冲他说：“我先去商场买点东西，吃完饭可能就关门了。”

她走进，挑了半天，找出一件粉红色真丝针织高领无袖恤衫，付了账，跟他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她开玩笑地说：“这衣服该你付账的。”

梁浩然不解。她解释：“不为脖子上这一圈红红紫紫，我用得着买这件衣服？宾馆商场的东西都是宰人的，简直贵得离谱。我要是回家买，可能只要三分之一的钱。”

梁浩然恍然大悟：“我就说嘛，这么热的天，你怎么买这么件高领衣服，也不怕捂出痱子来。”然后凑过头去，眨眨眼说：“是不是我付了钱，今晚还可以再狠狠地吻一把，再吻出更深的颜色来？”

夏宜在桌子底下猛踢他，踢得他笑个不停。